

扬州别过，
待船行远，
将难再来。

龙

L O N G Q U E

阙

石头与水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第二册

石 潮

(第二册)

石头与水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阙. 1: 全4册 / 石头与水著. -- 南京: 江苏凤

凰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594-2107-4

I. ①龙… II. ①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4361 号

- | | |
|---------|---|
| 书 名 | 龙阙. 1 |
| 作 者 | 石头与水 |
| 出版 统 筹 | 姚 丽 侯 开 |
| 选题 策 划 | 李文峰 郑丽丽 |
| 责任 编 辑 | 白 涵 刘洲原 |
| 装 帧 设 计 | 白砚川 千 千 |
| 责任 监 制 | 刘 巍 江伟明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jswenyi.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印 刷 | 三河市鹏远艺兴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00毫米×980毫米 1/16 |
| 字 数 | 800千字 |
| 印 张 | 65 |
| 版 次 |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94-2107-4 |
| 定 价 | 116.00元 (全4册) |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811522641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册

目录

第一章	一刹那间	001	第八章	都是疯子	156
第二章	扬州凤凰	015	第九章	同上京城	165
第三章	初次相遇	024	第十章	凤凰公子	182
第四章	兄妹的梗	072	第十一章	鸿雁传书	194
第五章	招蜂引蝶	098	第十二章	平岚好色	207
第六章	晴天霹雳	117	第十三章	一夜煎熬	215
第七章	天生好命	131	第十四章	拂袖而去	244

第十五章 长生牌坊——261

第十六章 当头遇害——284

第十七章 险被玷污——310

第十八章 骗子事件——320

第十九章 王母娘娘——333

第二十章 眼神不好——345

第二十一章 赔率榜单——356

第二十二章 提亲事宜——377

第二十三章 菩萨时运——398

第二十四章 授田与饭——408

第二十五章 批评成功——421

第二十六章 探花之过——435

第二十七章 美惊帝辇——451

第二十八章 晋王之乱——464

第二十九章 脸都木了——472

第三十章 离开启程——489

第三十一章 京城双笨——494

第三十二章 女婿岳母——502

第二册

第三册

第三十三章	是个神人——	517	第四十一章	名震京城——	639
第三十四章	扼腕不已——	526	第四十三章	纨绔之论——	649
第三十五章	屡出贱招——	536	第四十四章	大神在上——	657
第三十六章	永寿公主——	551	第四十五章	北夷使臣——	662
第三十七章	大喜之日——	561	第四十六章	东西大营——	686
第三十八章	人生哲学——	571	第四十七章	打架事件——	695
第三十九章	三重点评——	584	第四十八章	公主事发——	715
第四十章	同沐温汤——	612	第四十九章	年少旧事——	728
第四十一章	丫鬓事件——	625			

第五十章 坠马事件——781

第五十一章 夺爵刺杀——791

第五十二章 南夷巡抚——821

第五十三章 奇峰异数——839

第五十四章 巧言令色——858

第五十五章 青龙胎记——895

第四册

长生牌坊

秦老爷和秦太太都是久经世故之人了，两家结亲，人家女方有些条件倒也正常，但如景川侯府开出的这条件：他儿子考中进士，才肯许婚，秦太太第一反应就是，儿子被景川侯府骗了啊！景川侯府这是把自家儿子打发回扬州，转头就得给李姑娘另许亲事。

其实，不只秦太太这样想，就是秦老爷也用一种极是怜惜的目光看着自家被骗的宝贝儿子，想着，儿子还是年纪太轻，就这样被人家给糊弄了。

不过，听秦凤仪将整个事情讲完，夫妻二人忽然重打起精神，尤其儿子请了郾国公府的大人和程尚书做见证，把这事定瓷实了。

秦太太转悲为喜，笑道：“我的儿果然有智谋。原我还以为景川侯府是推托，既有国公府老爷和尚书大人为证，先不说状元的事，起码景川侯府答应这四年之内不给李大姑娘议亲，这就是诚意。”

秦老爷不愧是程尚书的朋友，心下已是与程尚书想到一处去了，想着，四年之后李姑娘老大不小，只要两个孩子的情分不变，这亲事还是有极大可能的。而且，秦老爷一人能支起这么个家业，自有其见识，于是说道：“阿凤啊，你也别抱怨人家侯府立下四年之约，不说别个，咱们家是知道你的好的。可搁人家侯府，人家先时都不认得你，更不了解你的为人。人家闺女这样宝贝，自然要多看一看。这四年之约，侯府也是想看

一看你的为人，看一看你与李姑娘的情意，倘你们四年情意不变，侯府也看到了你的真心，如何会不允婚呢。”虽然秦老爷盼着儿子能早些传宗接代，但如果是迎娶侯府贵女，便是晚上几年，秦老爷也是愿意的。

“我大舅兄也与我这样说，要不是看在岳父也是为阿镜好的分上，哼，我早偷偷把阿镜拐回来了。”秦凤仪喝完一碗燕窝粥，把空碗递给丫鬟，“娘，我还饿。”

秦太太大为心疼，一迭声地叫丫鬟再端碗燕窝粥来，不忘纠正儿子的错误婚嫁观念：“咱们结亲，是要正儿八经的，三媒六聘，这样才不委屈李姑娘。你可不许行那邪招。”怎么还要拐人，这可不是正路。

秦凤仪道：“娘你不知道，当时岳父说，或者考进士，或者去军中博前程。我岳父那人，特别厉害，我想着，我正式提亲，岳父可能会训导我两句，根本没想过他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当时就傻了。想了一晚上，真有心偷偷带着阿镜回扬州。可是吧，要是我岳父不是什么好鸟，我带阿镜回来也说得过去。他偏生是为了阿镜好，我就不好这么干了。你说把我愁的，我去山上看和尚们练武，原想着，练得绝世武功，好叫岳父大吃一惊。结果，人家和尚说我年岁大了，现在练武也没啥大成就。再者，要是在军中花银子打点个官职，倒也容易，不过，我岳父在兵部做官，他说了，不能是银子打点出来的官职。我去军中，一点鬼都做不得。我又不爱跟人打仗。没法子，我就找了个私塾，听了几日酸生讲课。唉，虽然听不大懂，我以前也念过书的，这念书没啥，不就是背吗？背书又不难，回来的路上，四书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了。状元不是什么难事，你们就放心吧。爹，从明儿起我得专心念书，准备明年考秀才的事，我以后不跟你去铺子了啊。”

秦老爷见儿子果真要奋起，连声道：“不去了不去了，你只管在家里念书就好！”

秦太太与丈夫道：“要不要给阿凤请两个先生？”

秦老爷道：“这是自然，咱家出大价钱，一准儿给咱阿凤请个好的。”

“不用，市面儿上那些不成，我已经找好先生了。”

秦太太忙问：“是哪家的先生，我这就预备拜师礼，咱们可不能亏了人家。”

“方阁老学问就很好啊。”

秦家夫妻想，自家儿子的眼力果然是不错的。娶媳妇儿，就相中了侯府千金。这拜师，又相中了致仕阁老。

只是儿子呀，咱家平日里给阁老家送礼还得看人家收不收，人家愿意给你做先生不？

秦老爷心活，问：“儿子，这可是谁指点的你？”以为是侯府给儿子指的明道。

“他们谁有这么好的主意啊，我自己想的。”秦凤仪一派得意，道，“我这主意，阿镜妹妹都没想到！那边儿的老太太、大舅兄，还有阿镜，都说让我留在京城念书，叫我去国子监，说国子监里的先生们好。我没答应，我要是在京城念书，你们不得想想我想出病来啊。再者说了，去国子监也是要靠侯府的人脉，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岳父那人，势利眼，只喜欢有本事的人，你要本事略差一点，正眼都不带瞧你的。我要在京城，难免总要到侯府，就是他家老太太、我大舅兄、阿镜不说什么，我这跟吃软饭有什么差别啊！再说了，咱们江南有的是有学问的人，赵胖子也是翰林出身，方阁老以前还做过大官，也是我大舅兄的先生，我干吗不拜方阁老为师啊！”

秦太太虽有些跟不上儿子的思路，不过，儿子的事，秦太太只有支持的，她道：“咱家自然愿意你能拜到阁老门下，唉，阁老是喜欢紫砂，让你爹去淘换个好的，投其所好。只要阁老大人高兴了，想来能收下我儿！”秦太太对于儿子也是极有信心的。

秦凤仪琢磨这事并非一日，他心里早想了好几个法子，道：“爹，你着人买个上好的紫砂壶准备着。明儿我先去阁老府上说说话，问一问这事。这事，开始怕是并不容易。不过，我已经有法子。”

秦太太连忙问：“我儿，有什么法子，说出来也叫我跟你爹听听，看能不能帮上你的忙？”

“先买个好壶就成了，别的全得靠我自己了。”秦凤仪道，“这回在京城，我长了不少见识。以往我都觉着，凭我的相貌，谁能不喜欢我啊？结果，岳父就是我人生最大的拦路虎啊，他开始都不正眼看我。我还见到了不少有本事的人，像我大舅兄就不说了，还有酈国公府的阿远哥，他与我大舅兄年纪相仿，现在也是举人了，准备明年考进士呢。原本我以为，他们这些公府侯门的公子哥，富贵荣华都有了，还用上进干吗？结果，比谁都要努力！唉，我也得开始上进了，男人还是不能全靠脸啊。虽然我生得好，可我现在就是状元的功名，岳父估计早把阿镜许给我了。”秦凤仪又畅想了会儿中状元的事，自己笑了几声。

秦家夫妻看儿子一脸傻笑，尽管他们现在仍觉着，考状元这事跟做梦也差不到哪儿去。不过，儿子正在上进的兴头上，可不能打击儿子的自信。

秦凤仪感慨了一会儿自己在京城的经历，秦太太、秦老爷有不明白的，还细细地问

了一会儿，譬如，酈国公府那是个啥国公府啊，秦凤仪就大致与父母说了说。然后，喝了三碗燕窝粥，肚子饱饱的，他就回自己屋里继续用功背书去了。

秦太太与丈夫道：“别说，咱们阿凤这回，还真是长了不少本领。”像这种搭上国公府的本事，便是秦老爷亲去，怕也没有儿子这样顺利。

秦老爷颌首，亦有说不出的欣慰，道：“这几个月，我没一天不记挂儿子的。他说自己去京城，原也是想他历练一二。你看咱儿子，以前在家看不大出来，这一出门，就显出本事来了。”这位也是认为儿子优秀出众的亲爹之一。

“什么叫‘以前在家看不大出来’啊。”秦太太对这话不满，“咱阿凤，先不说这有一无二的相貌，就是交际上，咱阿凤自小就会交朋友。先时方阁老没回乡的时候，咱们扬州赵才子最有名，赵才子就与咱们阿凤很好。”

秦老爷想想，笑道：“也是。这孩子，就有那么股子叫人喜欢的劲儿。”

“可不是嘛。”

夫妻二人又把儿子夸了一会儿，听下人回禀说孙管事押着自京城带回的东西回府了，秦老爷连忙把孙管事叫进来。孙管事先是递上礼单，除了秦凤仪在京城采买的东西，就是侯府的回礼了。秦太太先看侯府回礼，颇是不轻啊。

秦太太忙递给丈夫看，秦老爷瞧了一会儿，只看这回礼，也知道，人家侯府对他家这桩亲事的确是郑重考虑了。虽则没能把亲事定下来，但有这样的进展，也颇是不易了。秦老爷问孙管事，道：“阿凤没说几句话就去念书了，眼下这是大事，不能扰了他。你与我说一说，在京城这两月是如何过的？”

孙管事便说起来，其间如何跌宕起伏暂且不提，便是自他家大爷初到京城受的那些冷待，孙管事说着自己都心疼，更不必提秦太太，光听孙管事说初到京城的事，就哭了两场了。孙管事连忙道：“不过，咱家大爷，那真是不寻常人。倘是别家少年，遇到这样的冷待，四处碰壁，那还不得六神无主、束手无策。咱家大爷就特有主意，侯府不让咱们进，大爷转眼就攀上了酈国公府的关系。我跟揽月他们都是在外头，也不晓得大爷在国公府里如何说话行事，但我想着，便是等闲官宦门第，也不容易打交道，何况国公府？可大爷不一样，大爷头一回去酈国公府，就得了国公府里老太太、太太、奶奶们的见面礼，体面得不得了。就是咱们做下人的，也跟着脸上有光不是！还有淮商会馆的人，见着大爷有这般本领，私下找我打听来着。我心说，这本事哪里是人教的。我看，也没人教过

大爷，可大爷就是有那么种气度。别人去国公府巴结，都是点头哈腰的，就是门房也瞧不上他们。咱家大爷不一样，那一身的气派，便是我们这些做下人的也跟着沾光。跟着大爷去国公府，大爷在里头吃饭，我们在外头也有饭吃，每人两菜一汤，并不叫饿肚子。咱家大爷，对李姑娘真是心实啊，开始进不得侯府，托了邨国公府的远二爷送信，结果，还给景川侯府把信截下了。大爷就见天到兵部衙门，给景川侯请安问好送饭送菜，足送了一个多月，半个京城的人都晓得大爷是如何痴心了。大爷生生用这份痴心感动了景川侯，要不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就大爷的诚心诚意，便是铁石心肠也得动容。景川侯就让大爷先到府里给他家老太太、太太请安，我们服侍着大爷过去。大爷的人品、相貌、行事，在国公府都吃得开，这一到侯府，果然侯府老太太喜欢大爷喜欢得紧，没过几天，就叫大爷搬到了侯府去住了。”

待孙渔把事情大致说了一遍，已是后半晌要吃晚饭的时候了，秦老爷和秦太太的眼圈都是红红的，儿子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不过，秦老爷到底是一家之主，先赏了孙管事，连带着同儿子出门的小厮、侍卫、丫鬟，都有赏，还一人给他们三日的假，让他们都回家歇一歇。

秦太太心疼得紧，拭泪道：“咱们阿凤，自小到大，哪里吃过这样的辛苦，受过这许多的委屈。”

秦老爷自己眼圈儿也是潮湿了，不过，他正色道：“家里就阿凤一个，不经此历练，如何有这般长进。先时咱们哄着劝着，他也不肯念书，你看现在，多知道上进啊。你莫做妇人之态，更不准在他跟前露出心疼来。念书只管叫他念去，倘真有一二运道，我就给景川侯立长生牌位。”

多亏这位侯爷啊，他家儿子要开窍上进啦。

秦凤仪绝对是个神人，他昨天一直用功到吃晚饭，吃过晚饭不忘同他娘道：“娘，我在京城带回来的东西，先取出一份来，包好了，明天我去方阁老那里，给他老人家带去。”

秦太太笑道：“这个无须你操心，有我呢，原也准备先把方家这份备出来。”又问儿子，“我看景川侯府回的礼可不轻，还有几件料子，很是不错，在咱们扬州也是不多见的。”

秦凤仪道：“那是李家老太太给娘你用的，是宫里赏赐的料子。这眼瞅就是中秋，

娘你做几件衣裳，再出门叫那些太太、奶奶瞧瞧，也风光风光。”

秦太太笑：“我享我儿子的福了。”

“这算啥，大福在后头呢。”秦凤仪道，“等我中了状元，你就是状元娘，我爹就是状元爹。”

秦老爷和秦太太皆是眉开眼笑，秦凤仪与爹娘说会儿话就回房给阿镜妹妹写信去了，一写写了半宿，第二日起床，先背书，待吃过早饭，就带着东西去方阁老那里了。秦太太与丈夫道：“你该与阿凤一道去，也显郑重，他还是个孩子呢。”

秦老爷自有见识，道：“你不明白，你看赵才子，跟咱们阿凤交情好，对我也不错，但也就是个面子上的交情，远不似与阿凤的来往。方阁老也是一样，我要是在一边，那就只能寒暄些个客套话了。咱阿凤不一样，阿凤年纪小，正经的后生晚辈，他又是个招人喜欢的，反是好讲交情。”

秦太太微微点头，再次道：“咱阿凤，自小就这般，人见人爱的。”

好吧，世上觉着秦凤仪人见人爱的，怕也只有秦家这对夫妻了。

不过，秦凤仪提着东西到方家，直接就见到了方阁老。方阁老看他长高了些，还是那副神完气足的俊模样，心下就有几分喜欢。秦凤仪笑嘻嘻地作揖行礼，笑道：“方爷爷，我回来啦！”

方阁老笑问：“什么时候到的？”

“昨天到的，我带了些京城的土仪回来，您老在京城好几十年，给您带了些，您尝一尝，看可还地道？”

方阁老谢过秦凤仪想着，方悦笑道：“看阿凤你这神采，就知必是有好消息的。如何，跟阿镜妹妹的亲事可定了？”

侍女捧上茶来，秦凤仪接过，先奉给方阁老，自己也接了一盏，却是不急着吃茶，道：“算是定了吧。”

方悦与李家兄妹都有交情，不由得问：“这话怎么说？”

“没去京城前，我哪里知道我岳父这样难说话。我的天，哪里是岳父，简直就是个黑面阎王。我刚一到京城，门儿都不叫我没进，后来见着我的诚意，才让我到侯府住去了。”秦凤仪道，“我跟岳父提了亲事，岳父也点头了，不过，有条件。”

“什么条件？”

秦凤仪吃口茶：“让我下科春闱考中进士，就把阿镜妹妹许配给我。岳父画下道来，我做女婿的自然得接着。我请邳国公府的邳三叔，还有户部程尚书给做了个见证，与岳父定了盟约。这离下科春闱还有四年，我就先回来念书考功名。我同岳父说了，考进士算什么，下科我一准儿能中状元！”

饶是方阁老见多识广，都多看了秦凤仪一眼，确定秦凤仪不是在说笑，也是开了眼界。这口气，便是当年状元出身的方阁老在未中状元前也不敢有此大话啊！

方悦更觉不可思议，秦凤仪已开始与方家祖孙说自己的计划：“我在船上就开始背书了，明年先考秀才。方爷爷，你觉着，我这规划成不？”

方阁老点头：“成。”

“我有事想求方爷爷。”秦凤仪先发表自己在科举上的理想，方笑嘻嘻地引入正题。

方阁老不问也知秦凤仪所为何来了，道：“这科举的事，我也帮不上忙啊。”

“科举那得我自己来。我过来，是有别的事想求您。在京城，那边的老太太、我大舅兄、阿镜，都想我去国子监，我不想沾岳家的光，以免被岳父瞧不起。我在京城就想好了，这扬州城，没有比方爷爷你更有学问的！你要觉着我还成，能不能收我做弟子？”

方家祖孙真是见识到了，秦凤仪这种说考状元如探囊取物的已是世间少有，便是人家大才子，说到春闱也得谦逊一二呢。秦凤仪不一样，自己什么学问没有，偏生口气大过天，难为人家秦凤仪还不是吹牛，人家是真正认为，下科状元非他莫属了。再者，秦凤仪说出拜师的事，方悦都有些不明白秦凤仪的大脑构造了，这小子是正常人不？他家与秦凤仪有所来往，全是因李家兄妹而起。说来，方秦两家并无交情，就是当年李钊拜师，也没有秦凤仪这样直接就说的啊！秦凤凰，你这脸真不是一般大啊！在方悦看来，祖父必不能应的。不过，方阁老并没有直接拒绝，思量一二，道：“我收徒弟，有个规矩。”

“什么规矩？”

“从不收白身弟子，起码得是个秀才，这才成。”

秦凤仪笑：“方爷爷，我发现你们在京城做过大官的人，做事都喜欢设个门槛。那也成，方爷爷，我从此要发奋了，现在咱们虽不是师徒，可我大舅兄是你弟子，咱们也不是外人，是不是？我要是在学问上有什么不懂的，能来请教您不？”

秦凤仪这以退为进的把戏，方阁老只是淡淡一笑：“自然是可以的。”

秦凤仪并未强求拜师之事，他放下礼物就要告辞，方阁老道：“你这老远回来，特意过来看我，留下吃午饭，也与我说一说如今京城的风物。”

“好。”尽管拜师的事没成，秦凤仪依旧是那副神采飞扬的模样，脸上未有丝毫沮丧，他说起京城之事，更是眉飞色舞，引人入胜，“说来，京城真是好地方，以往我还觉着，这世间再没有比咱们扬州城更好的地方了。结果，我去京城就发现，哎呀，真不愧是天子脚下！就那气派，便是咱们扬州城比不了的。就是一样，京城人吃东西的口味与咱们真是不一样。不过，京城馆子多呀，天南海北的吃食都有。但是，淮扬菜还是咱们扬州的最好。有一回，我去一家饭庄吃饭，见那里的水牌上写着狮子头，哎哟，把我给馋的。咱们淮扬的狮子头，讲究的是鲜而不腻，润而不油，嫩如豆腐，入口软糯。结果，那饭庄的狮子头，浓油赤酱一大堆。我当时就看傻了，咱们扬州的狮子头，向来是用调羹来舀着吃，那个不是，这么大一狮子头，跟铁打的一般，咬都不好咬。我的天，我问那饭庄的伙计，你家狮子头咋这么硬啊？人家说，这是京城风味，叫铁狮子头。”

方悦自小长在京城，只是微微一笑，方阁老却是大笑：“北方人小丸子吃得多，狮子头原就是咱们南面儿传过去的菜色，有一些饭庄另想的做法，模样是咱们南面儿狮子头的大小，但做法，却又是北方丸子的做法，他们是先用油炸了，再上锅用秋油来烧，既是过油炸了，自然就硬了。咱们这里的狮子头，是先蒸熟再略加清汤头，故而清润软糯。”

秦凤仪说了不少在京城见闻，他本就风趣，说起事情来活灵活现，就是他在京城出的那些洋相，秦凤仪自己说都觉着有趣，更是听得方家祖孙笑声不断。秦凤仪道：“我要知道京城这么有气派，我早去了。”

待中午方家设宴，秦凤仪只是吃了一盏酒，道：“我是想多陪方爷爷你吃几盏，一会儿回去还得背书，不敢多吃。等我明年中了秀才，咱们祖孙好生痛饮一回。”

方阁老笑道：“咱们江南文脉颇盛，念书的学子也多，你可得加把劲。”

“我晓得，我已是把四书背熟了。”秦凤仪道，“我准备再去背五经。待都背好了，方爷爷，我有不懂的再过来请教。”

方阁老十分干脆道：“只管过来就是。”

用过饭，秦凤仪告辞回家，原是准备背书的，结果，见到了漕运罗家大公子。秦凤仪一脸喜色，几步跑过去，二人把臂相抱，笑道：“罗大哥，我正说什么时候打发人过去你那里，问一问你可回来了。罗大哥，咱们可是好几个月没见了。”

来人是漕帮大当家的长子罗朋，罗朋三月随船北上，待他回扬州时，秦凤仪又与李家兄妹去了京城。这样算来，俩人四个月没见了。

罗朋笑道：“昨儿在码头听说你回来了，我本想昨天就过来，一则码头卸货我得亲自盯着，二则，你刚回来，车马劳顿，好生歇一歇才好。今天早上我过来，你又去了方家，我干脆不走了，等你回来。”

秦凤仪忙问罗朋可吃过午饭，罗朋笑道：“有婶子在，还能饿着我不成。”

俩人见面，十分欢喜。

如果说秦凤仪在扬州城还有个同龄好朋友的话，就是罗朋了。罗朋比秦凤仪年长两岁，不同于秦凤仪这么纨绔，罗朋早早就在自家铺子里帮着做事了。俩人许久未见，有说不完的话，秦凤仪请了罗朋去自己院里说话。

罗朋道：“我回来后，听说了你的喜事。刚也听婶子说了，你去方家拜师，可还顺遂？”

“我这么大咧咧地说拜师，原就没打算能成。”丫鬟捧上茶，秦凤仪先递给罗朋，道，“师不师的，有什么要紧。我是想着，我这念书，得有个请教的人。拜师的事，虽则方爷爷没应，不过，我说了，要是有什么书本上不明白的，想过去请教，方爷爷一口就应了。”

秦凤仪道：“只要他肯指点我，师徒只是个名分。再者，眼下我秀才都没考出来，方爷爷想多看看我的本事，也是人之常情。”

罗朋点头，笑道：“咱们小时候念书，我是一看那些书就头疼，天生不是那块料。你小时候，成天逃学，背书啥的，从不比方灏差。要我说，你收收心，考个功名，以后成亲，面儿上也好看。”

“是啊，这次到京城，我也长了很多见识。”秦凤仪道，“早知要娶阿镜妹妹，我一早就用功了。”

罗朋哈哈一笑，他是罗家庶出，小时候念书，完全没有那根筋，就与差生秦凤仪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俩人双双辍学。罗朋跟着铺子里管事学做生意，秦凤仪依旧做着大纨绔，俩人自小到大的交情，罗朋道：“我有个朋友，在关外行商，我弄了两匣子关外参，成色不错，给你带了一匣子来，还有些鹿茸啥的。你要念书，多补一补。”

“这个好这个好，我是得多补补。”秦凤仪道，“要不是为了娶媳妇儿，唉——”

罗朋看他那苦恼模样，又是一阵笑。

罗朋念书不成，做事则是精明能干，今天是特意过来瞧秦凤仪的，看秦凤仪都好，

他铺子里事多，未多留便告辞了。秦凤仪送了罗朋出去，道：“罗大哥，我带了些京城土物，是送甜井胡同，还是送你家？”甜井胡同是罗朋自己置的私宅。

罗朋道：“送我家吧。”

俩人又在门口说会儿话，罗朋回去做事，秦凤仪则回房念书。

秦凤仪在家背了几日书，就不在家背了，他每天吃过早饭就去方家背书，待下午吃晚饭时才回家。秦凤仪与方阁老道：“我在家不成，我娘心疼我心疼得紧，一会儿打发丫鬟给我送燕窝，一会儿给我送鸡汤的，叫我不能专心。方爷爷，我到你家来，你家有没有清静又不怕吵的地方，我就过来背书，你们谁都不用理会我。”

方阁老笑道：“朗朗书声，最是好听。你就在我家花园里背吧，那里有亭子有敞轩，都随你用，现下秋风送爽，在园中背书最好。”

秦凤仪就这么每天到方阁老那里背书，把方家南院大奶奶给眼红的，直说自己儿子：“咱们与族长大伯，可是正经血亲。你也是念书的，如何不过去念？”

方灏郁闷道：“我没秦凤仪脸皮厚！”

在方灏看来，秦凤仪真不是一般的脸皮厚，人家阁老又没收你为徒，明明是拒绝你了，还这样上赶着到人家去背书，扰了人家一府的清静，多讨厌啊。

偏生那个讨厌的家伙似乎一点儿都不觉得自己讨厌，方灏去过阁老府好几遭，明明都在那家伙跟前，那家伙就跟瞎子似的，竟然看不到他，只知道闭着眼睛摇头晃脑地背书。那目中无人的鬼样子，比以前更加讨人厌了。

方家大奶奶可是不这样认为的，道：“我说你，要那虚面子作甚！他一个外人还过去呢，你是咱们方家正经小爷，如何就去不得了？以前族长大伯在京城，离得远，咱们想孝敬都不能。今好容易族长大伯回来了，应该多加亲近才是，尤其是你，我的儿，别说人家秦凤凰脸皮厚，族长大伯当年可是状元出身，那不是一般的学识啊。阿灏啊，你平常也常去请教学里先生，可那些先生的学问，又怎能与族长大伯相比呢。你只管去，老人家就喜欢你们这些上进的孩子。”

方灏要是不去，他娘就施展唠叨大法，实在没法，他是个脸皮薄的，不好直接求方